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九

魏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

丑丁

齊建武四年魏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齊主

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

寵任及齊上謀廢爵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齊主即位晏  
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次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尚不能為  
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嘗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  
武帝安能為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曰晏尚不能為  
視云當大貴又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  
召晏於華林園中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  
故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嘗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  
兄荷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嘗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  
將來何事及此引決猶謂可保全門戶不計相須未  
曰方自裁若未暇此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  
勸吾自裁若未暇此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  
今猶未晚也思遠其語及齊主有今已疑遠乘間謂曰如  
兄亦覺不晚也思遠其語及齊主有今已疑遠乘間謂曰如  
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巧於謀人晏外弟阮孝緒亦  
及晏必敗人逃之懼不見嘗曰親而不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戊寅永泰元年魏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

棄城走

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

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

齊主高武子孫猶有十人

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

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

語甲齊主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使所誅會齊主疾甚

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之子琳等十人於是大祖

誅之及世宗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子琳疾

盡繼之乃血親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子琳疾

視殯葬畢乃去

魏攻齊義陽齊

兵于鄧城

山陽傳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

門技軍夫諸軍不相知相繼皆潰山陽後死戰且戰且

却魏軍兵夾路射之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苦戰魏兵乃

退諸軍皆還

樊城曹虎開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

魏攻齊義陽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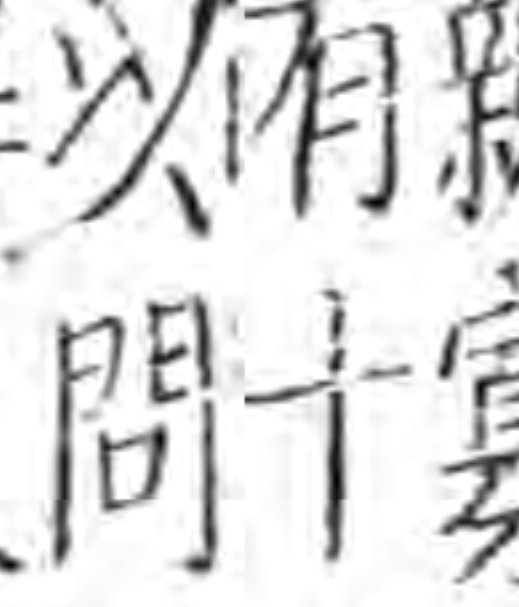
圍魏渴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蕭政義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亮南兖州刺史孟表

守渴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亮南兖州刺史孟表

救渴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亮南兖州刺史孟表

雜齋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請更遣軍救渴陽魏主曰少分





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四母少多  
忿競及冲賞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長引沃姻私  
以官爵一家歲祿之

### 城王魏為宗師

魏宗室以魏為宗師使督察夏四月齊

### 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王敬

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  
聞其衰老且居內地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善琴齊主  
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作懷德歌曰世子仲善琴齊主  
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悲人題齊主愈猜愧會  
病乃以張瓌為平東將軍我耳東太守易可防敬則不  
曰東今有誰只欲東將軍謝朓亦何易可防敬則不  
遣金鬕謂鳩也徐州行事謝朓亦何易可防敬則不  
啓賜兒死之罪也其使以開敬則亦何易可防敬則不  
丁可謂幾死罪人詢星夜還都敬則亦何易可防敬則不  
又諫曰我事皆何惟此不可算敬則亦何易可防敬則不  
其面曰我事皆何惟此不可算敬則亦何易可防敬則不  
在若邪山敬則欲劫以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  
濟乃止亂尚之從不殺便應殺之奉南康侯子孫必不  
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必不

是悉召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殺之  
徒與左歸二景更達建陽門而齊主不  
爭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未邪未邪未邪未邪未邪未邪  
已過浙人乃張讓遣人持符節召齊主入宮  
以舊將軍而過曲阿令仲善琴齊主不  
勸失而過曲阿令仲善琴齊主不  
易軍必至如船艦長同聲齊主不  
臺軍必至如船艦長同聲齊主不  
王詔前軍司馬左則大事濟矣以是敬則  
則其後震懼則軍大敗斬之退而圍不  
突其後震懼則軍大敗斬之退而圍不  
起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子惟欲走敬則  
應死萬者甚衆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  
活以萬者甚衆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  
及讓祭酒沈約曰近世官部不讓遂成恒  
別有妻常懷刃欲刺情豈小讓遂成恒  
邪眺妻常懷刃欲刺情豈小讓遂成恒  
焦問火烈之聲知刺情豈小讓遂成恒  
宋重修名廣韻注公林也為詹事五官官  
王敬則之屬官王公林也為詹事五官官



















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負  
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  
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  
罵孝嗣曰發昏立明古今典幸相無才致有今日

### 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丘龔建康敗死

當高宗之世內懷前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  
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及齊主立顯達不樂在廷康得江  
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  
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亮以崔慧景與朝貴書數  
軍擊顯達將軍安王為主齊主以崔慧景與朝貴書數  
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與盛也杜姥宅南  
臨刑索帽著之曰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死謂  
曰吾非賊乃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死謂觀者  
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遊走又不欲乞代并殺之齊主  
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敢乞代并殺之齊主  
不謂言定所常以三宅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  
士民驚震帝號塞道四民發業焦蘇路斷言凶失時  
寄產或與病棄不得殮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  
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幢侍御蒲側裝縛  
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裙金薄帽靴七寶稍急裝縛袴

庚辰

乘馬驅馳國薄注見晉成帝成康二年杜姥宅晉成  
略不暇息恭杜皇太后裴氏第子路綰徐默曰尸  
公卒太子路之野人為靈公後蕭贖作亂出公石乞  
壺死蘇師占路擊斷其纓路曰君死而冠冕項下以  
冠蘇師占路擊斷其纓路曰君死而冠冕項下以維其  
折齒不港有白虎幢高一丈五尺齊主嘗於齒上誓  
服也司皆如入及騎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魏制官  
品尚書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  
部尚書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  
然後下筆曰此用人者無不稱職  
是多怨之然所用人者無不稱職  
齊武帝元二年魏世宗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  
宣武帝元二年魏世宗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

### 以臺時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聞齊主數誅大臣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  
大勢可知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  
公術報曰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  
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  
一舉可定若欲得邪叔業沈凝未決乃遣子芬之入建  
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沈凝未決乃遣子芬之入建康為



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貞度問以入魏可不之且真  
度勤其早降魏業遂遣使奉表降魏魏遣魏騎大將軍彭  
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郡名春秋六蓼國地隋  
漢獻帝與平元年壽陽郡名春秋六蓼國地隋曰壽州唐  
改壽春郡宋陞壽春府後改名壽陽郡名春秋六蓼國地隋  
蔡壽春郡宋陞壽春府後改名壽陽郡名春秋六蓼國地隋

遂取合肥建安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  
蕭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  
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得則

壽陽難保魏使然之使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  
福攻建安建安安降

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安康兵  
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

出喜其過廣陵數里會諸軍立曰吾荷三帝厚恩常願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

司馬建大 功以安社稷何如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  
江道使奉 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

部軍眾隨 慧景向建安康攻竹里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

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且從  
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  
叫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級圍  
者慧景擒殺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  
使告之斷西岸兵令不得度自采石濟  
獨遣崔亮於積念恨諸城降眾心離壞  
逼奪之恭祖積念恨諸城降眾心離壞  
潛去從者於道稍散為人所殺實玄逃  
殺之初慧景欲交不軍事慧景不願及  
往赴之不日談佛義未及可量以言之  
止點覺不誘賊共講未及可量以言之  
之况也 集覽 有大峴山在安豐小峴峴胡

為尚書官 齊由赦建康徐充 詔赦其黨而發薛

用事誣寫家為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嘔之  
曰藏書無信人初大素被委任其黨如法珍梅蟲兒等與

而人直貧言如素被委任其黨如法珍梅蟲兒等與  
十人直貧言如素被委任其黨如法珍梅蟲兒等與

爭權文翰與相齒齊主呼幸為外監口稱寶慶及法珍  
為何文翰與相齒齊主呼幸為外監口稱寶慶及法珍

實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認以罪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長子最寵參預朝政  
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  
天子公卿見之集覽年御刀應敕張子反諸刀良反說文在  
莫不攝息焉集覽年御刀應敕張子反諸刀良反說文在

###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

地初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  
甚曰吾城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淮陰  
引兵入城永日承來欲以却敵若如我意乃與伯  
受攻圍豈救援之伯意遂軍於城外至昇總與  
于魏魏主召大破之伯意遂軍於城外至昇總與  
水之口在淮安州宋樂水經注云淮水在公陽山  
肥水之口在淮安州宋樂水經注云淮水在公陽山  
其分爲二流一出東南入於湖齊後宮火齊後宮火  
號爲鬼有趙鬼乃大起而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  
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而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  
可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浦如行其上曰此步御極  
高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浦如行其上曰此步御極

###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亂一朝何也如民不若賊滅之集覽齊懿  
厚爵高而無民不若賊滅之集覽齊懿  
入無憂或死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集覽齊懿  
密具舟江說齊主曰懿將行陰昌古事齊主不聽  
書令邪至是齊勸懿將行陰昌古事齊主不聽  
爲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省中懿且死曰家  
得被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省中懿且死曰家  
誅注見晉明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集覽  
帝太寧三年明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集覽  
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  
復爲魏主所固辭不免雖開居獨處亦無情集覽  
文史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集覽  
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集覽

### 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

十一月







一老子曰碌碌如石言王之混石不可  
一數也或作陸陸一作錄錄王勁曰陸錄並不可  
齊和帝寶融中興二年集覽中興元年凡王室中否而再與  
元魏景明二年集覽中興元年凡王室中否而再與  
仲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東將軍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營守壘城魏彭

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以無詔

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

何異烈頭色曰羽林非不可知王之青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

羽疾不出北海王禧詳密以禧過惡白帝曰言彭城王勰烈遂

得為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以于烈為務委之左右於親幸皆

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至其衰脩尤親幸皆

從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親魏主親魏主親

一月齊蕭衍圍郢城宗為前軍至漢口諸將議併

兵圍郢城分兵襲西陽武昌城為倚角若不闕一里箭道交

絕我軍後不若遣王曹與諸軍城濟江與之軍方舟而下江

吾自圍魯山以通河漢使節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

破之可以嬰城自守宗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

事之可以嬰城自守宗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

破之可以嬰城自守宗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

事之可以嬰城自守宗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

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齊南康王寶融廢其君

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

月魏咸陽王禧謀反伏誅權禧意不自安與妃兄







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

齊蕭衍使王茂曹仲宗

潰於路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薛元嗣亦以郢城降

初圍也士民男女議降使張敞為書與衍一以計非若

者什七八茂忠貫吳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計非若

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使君不取也諸人遂安諸將欲

州士女失高事收望死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

傾軍夏口郢府以事收望死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

然物命與軍即日為望死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

為圖畫如弘策逆道緣江至建康凡後漢惠帝二年

其子弗克左傳昭七年荷也人坐守畫一見漢後漢惠帝二年

史安國侯王肅卒初肅以微薄命四年不除喪高

樂終身至是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齊殺其寧朔將

軍崔偃以崔偃為寧朔將也其子偃書曰臣得免及西臺建

是也雖成敗異緒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

天下無識而罔之若使曉然此尚弗恤其節相帥而逃陛下

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而逃陛下

以狂子之親而實是天子之嚴兵劬勞而實是天子之

臣逆若為不可未審是天子之嚴兵劬勞而實是天子之

哉臣謹按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方士亮皆社稷之臣

同知先臣股肱一江夏王空天命也五年去之愚為魏注

為陛下先臣股肱一江夏王空天命也五年去之愚為魏注

期亦何待陛下殺之臣而為忠識小臣也五年去之愚為魏注

計尋齊下殺之臣而為忠識小臣也五年去之愚為魏注

見漢文帝元帝年也左傳襄二死執簡以書而往聞既書矣乃

謂春秋南史其君也左傳襄二死執簡以書而往聞既書矣乃

書曰崔杼弑其君也左傳襄二死執簡以書而往聞既書矣乃

弟又書馬南史其君也左傳襄二死執簡以書而往聞既書矣乃

宗

加

湖

蕭

衍

克

加

湖

魯

山

郢

城

降

齊

蕭

衍

使

王

茂

曹

仲

宗

宗

宗



八月齊蕭衍克尋陽

初齊涪陵王寶卷遣陳伯之鎮

等既敗蕭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

州隆伯之返命雖許歸附而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

伯之東甲請罪初巴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至是

其子謙為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牙家此

忠貞有隕不蔡太守殺之衍以鎮尋陽為江州刺史虎牙為

徐州刺史蕭瑣破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告蕭

休烈遣蕭瑣破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告蕭

休烈等烏合之眾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江何能及事

兩弟在雍指遣往微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拒瑣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齊主蕭寶融事蕭衍若定京邑

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湘州王嘉請築洛陽三息詔發畿內夫五

也此克建康紹叔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息詔發畿內夫五

諸坊魏立后于氏之烈弟也冬十月齊蕭衍

萬人築之魏立后于氏之烈弟也冬十月齊蕭衍

四旬而罷魏立后于氏之烈弟也冬十月齊蕭衍

圍建康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新亭城主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可板橋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上僧復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皆越塹拔

為司徒空初詳欲奪彭城王魏司徒故諸人無二年諸軍

應死於王禧功封王魏亦不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勸魏主詔

志注薄伯人也蒲各反或音博之十一月魏以北海王詳

長圍守之以新亭將軍孫資鎮廣陵石頭寶卷將軍徐元瑜

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切罵諸將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不敵抗實孫

以焚營將上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實孫

路於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錫章欣慶執鐵經孫

陳於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錫章欣慶執鐵經孫

自於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錫章欣慶執鐵經孫

上僧復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皆越塹拔

圍建康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新亭城主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可板橋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上僧復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皆越塹拔

圍建康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新亭城主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可板橋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上僧復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皆越塹拔

圍建康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李居士自新亭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街衢擊破之因乘勝而前



其封優進齊尚書令之巴東公蕭穎胄卒

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詳祕之徵兵雍州蕭瑒與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唯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

則絕并吞無日矣徐長驅南出進技江陵則三楚可收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

績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

為大司馬承制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



為東昏侯以術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傳承制  
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術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  
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濫藩妃有國色術欲留之  
以問制軍王茂刑濫役悉皆除濫藩妃有國色術欲留之  
珍等誅之以宮女齊大司馬術執豫州刺史馬仙

### 理吳興太守表昂既而釋之

不附術使其故人姚仲寅說之仙理先為設酒乃斬於軍  
門以術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表昂獨拒境不  
受命昂觀之子也術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自力昏主未足  
為忠家門屠滅非所復投險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日非惟  
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後  
物議不可亦忍明公鄙之禍開闢未嘗有故殺身以明節  
映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之禍開闢未嘗有故殺身以明節  
同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之故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  
主昏庸不俊荆雍協舉天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府深慮  
無取後悔及建康平約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救  
曰表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  
辱元履至宣術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巳仙理聞臺  
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我受不人任寄義不容遣兵出降餘壯  
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  
十數仙理乃投弓曰諾而兵入仙理取我義不持滿兵不檻送石



薦進也璧玉也  
古者費昂之禮必有

頭術釋之使待表昂至俱入曰  
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所執公侯伯子男執玉是也  
嘉末太子劬戡其君而自立表昂叔相淑不從命被殺  
徒當寄託之重司徒謂表昂叔父表淑也蕭道成殺宋主  
昱表察謀誅道成不克乃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  
以名義至此耳道成殺之崩但齊大司馬術入鎮殿中

### 齊始興內史王僧粲襲湘州不克

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  
焚之遣軍拒僧粲數戰不利前鎮軍鍾玄紹刻日翻城應  
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詔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  
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請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  
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已廉慎  
郡遂安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已廉慎  
輕刑薄賦頃之油  
州戶口幾復其舊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大監  
元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大監

壬午

### 春正月齊大司

馬術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一月術自為相國  
封梁公加九錫  
初術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























何受人教... 魏散騎常侍趙脩有罪伏誅... 脩恃寵驕恣... 文反而構之中尉魏主命尚書元紹檢部下詔暴其姦惡

主聞之責元紹不驛馬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密加... 魏正始元年親狎以諂事高肇獨得免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

遣兵救之... 魏攻梁鍾離... 張惠紹等將兵送糧於鍾離... 魏任城王澄攻梁鍾離

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 高祖時以巧思有寵於魏主

夏五月魏

乃高祖時... 賜以時有... 帝時有... 向以時有... 唯以時有... 無所改... 大亂多... 足眾多... 乃能致... 貴關預... 妖弭慶...



魏主使羽林虎賁守諸王第始同幽禁彭城王繼切諫不聽繼志尚高邁避事家居而無山水之適無知已之游獨對妻子集覽巧思去聲機巧如思也鳴將詩庭也常鬱鬱不樂集覽燎篇鸞鸞聲將注將七羊反聲也

### 司州刺史蔡道恭卒

魏人圍梁義陽城中兵不滿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斬獲

僧魏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弟靈恩兄子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有

### 大旱

魏大旱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緇綸為帳袋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

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初真能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裁給而已逮景明初真能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

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充集覽帳帟幃幃也哀在後所以依倚也三禮圖哀從廣八尺畫斧今之

### 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理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

平其左股永技箭復入仙理敗走未復與諸軍追之盡夜

洞其左股永技箭復入仙理敗走未復與諸軍追之盡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理盡統決戰亦棄

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成將亦棄

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傳求改之永

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中與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

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立英為中山王梁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所無隱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

引咎歸己梁主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

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

百姓安之魏置鄧州於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

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非覽報王三十一也北注見周

月魏築九城于北邊非覽報王三十一也北注見周

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

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如城郭還至

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城及儲糧積如城郭還至

遠代表諸國類或外叛仍遭早飢戎馬今定鼎成周去北

積粟警急之曰隨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

敢越城南出如北集覽相救言地之形勢反如犬牙

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集覽相救言地之形勢反如犬牙

互相入定鼎成周之夏禹收九州之牧所貢金以鑄九鼎於

荆山下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傳國之寶桀有昏德鼎遷







